

孤軍

第二卷
第四期

孤軍第二卷第四期要目

不合作運動之我見 佛海
經濟政策討論

一、時機尚早之社會革命計劃

修鼎

來件

二、討論中國改造一封書思 勒

短評

一、嗚呼五九

孤濱

二、德發情票案的大失敗 九 臧

答孫偉章書

通信三(經濟問題)

通信二(政治問題)

通信一(法律問題)

曾琦

方山

方山

方山

希農

三、英兵侵入西藏了 靈光

四、評甘地的不合作主義 壽康

民國十三年五月

不合作運動之我見

佛海

在中國現在這種狀態之下，軍閥不打倒，一切事業都無從說起；這件事實，除却軍閥本身和依附軍閥的人以外，沒有一個人不認識的。然而打倒軍閥，却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。我們既認為有打倒軍閥的必要，就宜進而研究怎樣打倒軍閥。如果不去研究打倒軍閥的具體方法，只是空倡打倒軍閥；或者只是鼓吹人家去打倒軍閥，自家反和軍閥一起鬼混，那恐怕再經過百年，軍閥還是毫毛不動的穩如泰山。

公敢先生來信，說他們研究不合作運動，認他爲打倒軍閥的一個方法，并具有實行性，詢我們的意見。我現在且把我個人關於不合作運動的意見說出來，和讀者一商榷。

★ ★ ★ ★ ★ ★ ★ ★

一 不合作運動是甚麼？

對於打倒軍閥一事，除却軍閥本身和依附軍閥的人以外，沒有分爲反對和贊成的兩派，大家都贊成的。但是關於打倒軍閥的方法，却常分爲反對和贊成的兩派。有些主張以甲軍閥打乙軍

閥的，有些反對的；有些主張聯省自治，以小軍閥打大軍閥的，有些反對的；有些主張以法律來束縛軍閥的，有些反對的；有些主張革命的，有些反對的。不合作運動，也是打倒軍閥的一個方法，所以也有贊成和反對的。反對不合作的，大概有些以為不合作為非革命的，有些以為不合作是不能實行的。然則不合作運動的價值究竟怎樣，他的實行性又怎樣？

要解決上面兩個問題，我們第一要知道不合作究竟是指甚麼而言的。換句話說，就是不合作的概念要弄清。因為不明白他的實在，當然很難判斷他的價值。所以我想先從這方面研究起，但是印度甘地派的不合作運動是怎樣？公敢先生他們所謂的不合作運動是怎樣？我都不能詳細知道。現在所說的，只是據我的意見，可以成為反對和贊成的問題的不合作運動。

不但這樣。我們還要再進一步，就是要明白甚麼叫做「不和軍閥合作」，要先明白甚麼才是「和軍閥合作」。

從廣義說起來，只要對於維持和擴張軍閥的勢力，直接間接有貢獻的行為，都叫做和軍閥合作。所以從軍閥的參謀顧問和他底下為他做事的人起，一直到要打倒軍閥反納稅去維持軍閥的人民止，都是和軍閥合作。換句話說，就是全國人都和軍閥合作。但是據我看來，這種廣義的合

作之中，可分做兩種合作看。這兩種合作，我們可以叫做積極的合作和消極的合作，也可以叫做意識的合作和無意識的合作；並且可以叫做自動的合作和被動的合作。人民納稅，就是消極的合作，無意識的合作，和被動的合作。因為他們納稅，其目的并不積在極幫助軍閥，只求軍閥不來壓迫他們；也不是意識的打算幫助軍閥，只是當做安分的百姓納租繳糧，無意識的成為和軍閥合作；也不是樂於納稅給軍閥，乃是處在無可奈何之下，被動的成為和軍閥合作。換一句話，人民的納稅，并不是甘心情願和軍閥合作，實在是出于不得已而和軍閥合作。他們很願意不和軍閥合作，無奈軍閥要和他們合作。所以他們若要不和軍閥合作，總要具有積極的抵抗力。但是如果人民具有積極的抵抗力，可以和軍閥戰鬥，形式已變成革命而非單純的不合作了。

然而在軍閥底下做事，供軍閥驅使，為軍閥出力，以維持或擴張軍閥的勢力的行為，就叫做積極的合作，意識的合作。自動的合作，因為這種合作，不是消極的，乃是積極的，為軍閥出力，也不是無意識的，乃是從頭就曉得自己是幫助軍閥的；也不是軍閥強迫他們去幫忙，乃是自己願意去供驅使的。譬如一些無聊政客，無論他們或者北京組織所謂內閣，而為軍閥當外府；或者各省當甚麼長，甚麼督辦，而為軍閥當爪牙；他們都是意識的幫忙軍閥，積極的自動的照這樣做的，并不是

軍閥一定從他們家裏把他們拿起來做事的。所以他們和軍閥的合作，與一般人民和軍閥的合作不同。

我爲甚麼要把『合作』分爲兩種？因爲要研究『不合作』不能不這樣，要不爲上面的兩種『合作』各有各的難處，也各有各的易處，我們且來說一說。

第一種消極的，無意識的，被動的合作，很容易不做的，就是因爲這種合作，是被動的合作，前面已經說過，一般人民，並不是甘心情願和軍閥合作，乃是軍閥強迫他們合作。所以若要他們不和軍閥合作，他們決不致反對的。因之這種不合作，必較容易實現。然而使他容易實現的理由，同時又使他難得實現，因爲一般人民雖不願和軍閥合作，軍閥要以武力來強迫他們。他們若沒有實力來抵抗，這種不合作，是不易行的。總而言之，一般人民，有不合作之心，而無不合作之力，所以我們如想他們不和軍閥合作，須爲他們造力，鼓吹他們造力，不能只去空說不合作的必要。因爲他們已有不合作的心，知道不合作的必要。無奈沒有不合作的力，怕不合作爲不可能。所以一般人民，不是『不合作運動』的對象，乃是『革命運動』的對象。

然而積極的自動的和軍閥合作的人，他們也容易不和軍閥合作，然而也難不和軍閥合作，他們

容易不和軍閥合作的原因，因為他們和軍閥的合作，乃是自動的，我做我的留學生，我當我的教員，我做我的生意，軍閥無論怎麼橫暴，總不致強迫我不做留學生，到他底下去做總辦；總不致強迫我不當教員，要爲他當祕書；總不致強迫我不辦銀行，要爲他做財政總長。所以只要我們有不坐汽車，甘願跑腿的決心；只要我們情願做每月二十元的小學教員，不願做月俸千元的甚麼長，軍閥決不致迫我們去和他們合作，像他們迫一般人民繳稅一樣。我們只要不願意和他們合作，馬上即可實行，決不要先養成抵抗軍閥的力。從這方面看來，不合作是容易實行的。然而雖有不合作的力，却沒有不合作的心，那就是個大問題了。實際却是這樣。有些因爲虛榮心的關係，喜歡人家叫他們『老爺』『大人』，不喜叫他們『先生』，所以削尖腦壳，向軍閥那裏鑽；有些因爲想過奢侈豪華的生活，情願爲軍閥當走狗，以此爲發財的捷徑的。所以要他們不和軍閥合作，他們是要反對的。並且他們的合作，足以積極的維持和擴張軍閥的勢力，因之要運動不合作，須首先爲這種不合作。而這種合作，常是知識階級對軍閥行的。因之『不合作運動』的對象，乃是知識階級。

【註】據我看來，一般人民，只是『革命運動』的對象，不是『不合作運動』的對象，而知識階級，既

是『不合作運動』的對象，也可爲『革命運動』的對象，并可爲『革命運動』的指導者。然而要行革命運動，首先要不合作。此理後詳。

據上面所述，所謂不合作運動，是指知識階級而言，并非指一般人民而言。我想國內所說的不合作，大概也是這個意思。記得『不合作』之所以盛行于中國的，似乎是從蔡子民辭去北大校長時的宣言始，而宣他的言，劈頭就引易經上『小人知進而不知退』一語。所謂『進』，所謂『退』，他的主體當然是知識階級，不是民衆，就是以後說不合作的，也只是以『潔身自好』，『急流勇退』，『重氣節』，『尙操守』一類的話來說。他們所說的，乃是『士氣』，并不是『民氣』。可見得一般所謂不合作運動，乃是以知識階級爲對象，以知識階級爲主體了。

以上一大篇話，雖然只就不合作運動的意義說，然而并非冗語，因爲要評論批判不合作運動的價值，不得不把他的意義十分弄清。不然，攙入一些別的觀念，就難免生出些文不對題的別的議論。以下再研究不合作運動的價值。

二 不合作運動爲打倒軍閥的小限度運動

我對於不合作運動的評價，就是：不合作運動，乃是打倒軍閥的最小限度的運動。詳細說，就是要

打倒軍閥，不合作運動是不可缺的，同時，只是不合作運動，還嫌不足。如果，不合作都不能行，軍閥是萬萬打不倒的，然而只是不合作，軍閥也是不能打倒的。

要打倒軍閥，須先不和軍閥合作，這恐怕是三歲小孩子都是知道的。我們一方面以十分的氣力，撐持一支大柱，一方面又要去打倒他，這是何等矛盾的事！物理現象是如此，社會現象又何莫不然。一方面爲軍閥羅掘金錢，爲軍閥運籌畫策，爲軍閥供牛馬奔走，爲軍閥作機械唯命是從的執行事務，一方面却又想打倒軍閥，并以爲這是可能的事，我恐怕是發昏到一百度的夢話！然而有些人却妙想天開，說『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』的自欺欺人的話，以爲如果我們肯努力，得到軍閥的信任，我們所說的話，自可使軍閥聽從，我們可以引他上正路。有些以爲我們可以在軍閥底下造勢力，等到勢力大了，再來打軍閥，或等到自己所侍奉的大軍閥百年壽終正寢之後，再起而代之，讀者試想這種計劃，是不是夢中夢！我們即假定抱這種計劃的人，主觀上是一定想達到目的，不和軍閥同化，不爲腐敗勢力所薰染，然而客觀的事實上能夠如願而償與否，還是大大的問題，我們竟可說決不能達到目的，我們先從歸納方面來證明。中國以團體的資格或個人的資格和軍閥合作的人，至今不知多少，然一按其過去的事實，都不外是慘遭失敗的歷史。以團體而論，

究系是中國慣與軍閥合作的代表的團體。扶袁助段；現在再出死力想爲曹錕實行憲法。我們且以忠厚之道待人，不敢說他們主觀上自始就是望風騎牆，想吃軍閥口中掉下的骨頭，他們還是想爲中國做點事的。然而軍閥究竟許他們做了甚麼事？蔡子民等起初提倡好人主義，主張一般好人都要去軍閥底下去做事，以便打倒軍閥。一時且成立了好人內閣，然而不久他老先生從夢中醒來，便宣告不合作了。這不是證明他們的失敗是甚麼？就個人說，現在和軍閥合作的人，我們決不能說個個都是自始即想陞官發財的；如果這樣推想，未免失于過酷。其中至少有一部分人，也和我們現在一樣，想在軍閥重重的束縛之下，在他層層壓迫之中，去造打倒軍閥的勢力；也有想作拿羽毛扇的孔明，想軍閥像劉玄德一樣，言聽計從，主賓如魚得水的，也有想等到軍閥百年之後，壽終正寢的時候起而代之的。然而我們遍覓民國十三年以來的歷史，總不到這樣一個成功的人實例如此，我們如以爲這些都不能做論據，我們就不須讀歷史，編統計了。事實這樣證明，我們還有何話？但是我們可再進一步，從演繹的來說明，想在軍閥底下做事，以打倒軍閥，第一個難關，就是主觀的見解，容易變化。人類思想，是隨環境變遷，這是確不可易的真理。學生的思想和商人的不同，商人的和武人的不同。我們如果鑽進軍閥裏面去，不同化軍閥，就要爲軍閥所同化。

然而我們想去同化他們，實在沒有一分的可能性，其結果當然是爲他們所同化。既然和他們同化，還有甚麼意志來打倒他們。還有一層，好虛榮，愛金錢，確是人類的弱點。試看要利用的人，不是以金錢哄人，就是以榮譽加人。這種弱點的善惡問題，我們可置不論，然而確實是存在的。現在的軍閥，是支配中國的勢力。在支配的勢力底下做事，既可滿足金錢慾，又可滿足虛榮慾。中國人——一般人類——是很『聰明』的，他還肯去打倒能使他滿足慾望的軍閥嗎？其結果就是彼此大家打做一團了。我們即假定有一部分頂天立地的好漢，鐵打銅鑄的男兒，他們就和軍閥合作，主觀的見解，無論如何，總不變化。然而第一重關雖過，又有第二難關。就客觀的事實，能使他達到打倒軍閥的目的不能，現在的軍閥，確是進了步，和清末的昏懦官僚不同。在清末的時候，因爲官僚沒有『新知識』，要一般留學生，所以還可以去清室底下練『新軍』，即以『新軍』爲基礎而革命。然而現在的軍閥，却進步了。你們不能哄他，不能在他底下造打倒他的勢力。你們的行爲，如稍有和他們的利益相反的地方，馬上就叫你們滾。你當警察署長，他叫你去解散民衆正當的集會，你就不得不背着你的良心去解散；你當財政廳長，他要你提教育經費去充軍餉，你就不得不提。你若是唯命是從，不待說是打不倒軍閥，即使違背他的命令，他不殺你就要逐你，試問你在他

底下做事，能傷他毫毛萬一不能？況且一個人一入軍政界，因為要保全位置，已結上官，聯絡同僚，已竟精疲力竭，那裏還有餘力去造打倒軍閥的力。

中國的民衆，現在確是沒有甚麼勢力，然而現在已在那裏慢慢的覺醒了。我們切不能離開民衆去打倒軍閥；我們打倒軍閥的力，不得不建築于民衆之上。然而如果你和軍閥合作，在軍閥底下去做事，不待說，你的主觀上不是真正永久和軍閥合作，是想待機會打倒軍閥的；但是客觀上民衆已認你是和軍閥一鼻孔出氣了。民衆既認你爲軍閥的徒黨，他還肯援助你嗎？那麼，無論你打倒軍閥的意志，怎樣的堅決，只要你還依附在軍閥之下，民衆決不能信你的。即使你以後脫離了軍閥，民衆回顧你過去的行動，還不能不疑你另有作用呢！你既見棄于民衆，成爲孤立無援，你還有甚麼方法打倒軍閥？

有說人不和軍閥合作，我們活動的範圍未免太狹。然而這是個人的問題，和打倒軍閥沒有關係！即以個人問題而言，除掉和軍閥合作外，豈無活動的餘地？不待說，人是要吃飯的，然而只要能結合一般同志，忍苦耐勞，每月三四十元未見得維持不下去。不待說，人于吃飯之外，還要做事的；然而當個小學教員，做個小報館的編輯，對于社會的貢獻，未見得比現在的總長，省長，參謀祕書的

少。何以說除却和軍閥合作就不能做事呢？

總而言之：打倒軍閥的力，要到民間去創造；總統府，國務院，巡閱使署，督軍省長以及大大小小的『衙門』之中，決不能創造民衆的力，拿來打倒軍閥的。至于軍閥的互相殘殺，却不是我們的問題了。

不合作不是個人問題，乃是社會問題。所以不能只希望某特定人不合作，而自己反去和軍閥合作的；也不能只是『獨善其身』，『潔身引退』，而不運動別人也這樣的。一二人，或少數人不和軍閥合作，若是以此提倡不合作的風氣是可以的，若是只『到此止步』就不行了。因為只有少數人不合作，決不能損軍閥的秋毫。所以我們不能僅爲不合作，要進而爲不合作運動。

不合作運動爲打倒軍閥的最小限度的運動，沒有這種運動，軍閥是不能倒的，理由已如上述了，我們再進而研究單純的不合作運動，不足以打倒軍閥的理由。

三 不合作運動應爲革命運動的預備行爲

我們如能運動知識階級的全體，都和軍閥不合作，那末，軍閥就自然的會倒的。所以單純的不合作運動，未始不能打倒軍閥。然而要知知識階級的全體，都和軍閥不合作，不但是理想，簡直空想，并

且可說是夢想。做這種夢想的人，沒視了人類根本固有的弱點，忘却了社會上顛撲不破的事實。就人類的弱點說，前面也曾說過愛金錢，好虛榮，是普通一般人根本的特性。除却少數的『志士』或尙『士氣』的人以外，要普通一般人都除去這種弱點，實在是難上之難。他們既有金錢慾，虛榮慾，就當然拚命的去求滿足。軍閥——古來一般所謂『治者』——就乘着他們的弱點，投其所好，使之能滿足金錢慾和虛榮慾，他們在軍閥底下，既能如願相償，你要他們走開軍閥，除掉軍閥，要殺他們以外，做是不到的。所以要一般人都和軍閥不合作，可以說是絕對不行。再從社會上的事實看，『笑罵由他笑罵，好官我自爲之』，是不是社會上的事實。你罵他賣國，他反賣得狠些，你罵他貪贓枉法，他徧貪枉得利害些。人家舌敝唇焦的叫他們不要幹，他們徧徧要幹。這種事實，我們是不能不承認的。那末，要知識階級的全體都『潔身自好』是沒有希望的了。你拆軍閥的權，自有人爲他搭檔；你和軍閥分伙，自有人和他合伙。所以我看，不合作運動，最大限度，只能使未與軍閥合作者，此後不和軍閥合作，決難使已與軍閥合作者，此後不和軍閥合作。因之消極的不合作運動，雖爲打倒軍閥的最初運動，決不是打倒軍閥的最後運動。打倒軍閥的最後運動，乃是積極的革命運動。知識階級之中，既不能望全體不助軍閥，而有一部分人積極幫助軍閥，那末，打

倒軍閥，就非消極的一部人的不合作所能成功，須這一部人不合作的人，在民衆之中，創造革命的勢力，積極的去打軍閥和幫助軍閥的人。軍閥不怕輿論，目無法律，決不能以憲約法來束縛他，決不能以輿論來制裁他，除掉革命之外，實無別的方法。我們若諱言革命，試問曹錕這部憲法，這樣消滅，試問這些『使』『長』『督理』這樣驅逐？

總而言之，不合作運動若以他爲革命運動的預備行爲，那是必要不可缺的，不然，不合作運動，就沒有意思了。像蔡子民一樣，宣言不和軍閥合作，乃跑到外國去逍遙自在，他的不合作，是決沒有甚麼意義的。我們如要使不合作運動，不致沒有意思，須以他爲革命運動的預備行爲。

四 餘論

綜上所述，我的意思就是要打倒軍閥，我們至少，要不和軍閥合作，若是這點起碼的要求都做不到，就不要來說打倒軍閥！然而單純的不合作，也是不能打倒軍閥的，因爲我們從人類的弱點看，從社會的事實看，決難望知識階級全體，對軍閥同盟罷工；我們不助軍閥，自有人助軍閥，所以我們的消極的不作爲，是不夠的，須爲積極的作爲，積極的作爲，就是革命運動。

無論不合作運動也好，革命運動也好，我們第一要具有犧牲的決心，尤其是知識階級要這樣。知

識階級，沒有別階級的後援。雖然沒有甚麼勢力，然而指導各階級的，確是知識階級。知識階級既負有指導各階級的職務，那末，在中國這樣人民程度幼稚的國家，知識階級的腐敗墮落與否，實爲國運的分歧點。然而環顧中國知識階級腐敗墮落的狀態和程度，真令人欲哭無淚！他們自身腐敗如此，有甚麼能力去指導羣衆？即使勉強去指導，又何能得羣衆的信任？然而一切政治運動和社會運動，都離不得知識階級，在外國都是如此，在民智未發達的中國尤其如此。政治運動不能離知識階級的指導，而知識階級的狀態又是這樣，豈不令人悲觀！所以在中國鼓舞『民氣』固然是要緊，而其更要緊的，乃是振興『士氣』。

一九二四、四、十一、

